



古怪的 世界

王继 著



GU GUAI DE
SHI JIE

王继 著

古怪的世界

GU GUAI DE SHI JIE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

古怪的世界

王 继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3插页190千字

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640册

书号：10355·764 定价：1.70元



作 者 像

目 录

古怪的世界.....	1
高炉，高炉.....	57
卢伯聪在行动.....	119
阳春巴人曲.....	181
远近高低.....	234

古怪的世界

原料车间料坑班的六个人哪，绝啦！嘎的、蔫的、能吃的、能闹的……全凑到一块了。

我，不算能吃能闹，也谈不上嘎和蔫，居然也是这个料坑班的成员之一。也许是三生有幸。有位名人有句名言：“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。”我们班的詹宗本也喜欢说：“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有的差火，有的缺德。”反正，象我们班这几个人性格差异如此之大、行为乖张得令人咋舌的，全厂两三百个班组中无论如何也寻觅不出第二个来。

六个人，六个古怪的世界。

偶然？不，不仅是偶然。近十几年来，料坑班容纳过不少生活中的落拓者：上至厂长、党委书记，下至最普通的工人。现在班里的六个人也是近几年从“好”的里面挑出来的。所以，我们班才出现过许许多多震撼全厂的故事

和笑料。其中有些已成了人们闲谈中的保留节目、领导教育工人的反面教材。

我绝没有料到自己会落到这种地步，到了料坑班。

两三年前，我自以为在别人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我能背几首唐诗；也能信口胡诌几句“信息”“反馈”“目的”；也能谈上几句“行为科学”的玩意儿……。因此，在车间里我赢得了秀才的美称。我为此骄傲，甚至有些忘乎所以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一次，车间的白副主任给我们读报纸，我指出他念错了几个字。白副主任的脸一下子拉得好长。他喝斥我：“这里是工厂，不是学校。这里需要埋头干活的工人，不需要喜欢卖弄，好为人师的假秀才！”

瞧那份儿！不管真秀才假秀才，可我没念白字！瞧，又念白了一个！我不失时机地再次当众替他纠正：“白副主任，好为人师的‘好’字你又读错了。‘好’字在这里的发音应该是‘号’。”

“哄！”听白副主任读报的人全笑了。白副主任的脸气得又长又白，我的自尊心在这笑声中得到了满足。

一九七七年，我决定报名参加高考。我觉得，有白副主任这号人在，工厂这块天地对我来说太狭窄了。白副主任说我这是不安心工作的表现，并且不给我安排温习功课的时间。他说我：“象你这号思想不端正的，上大学嘛的用？到时候，哼！”我知道，他曾是进驻大学工宣队的一名队员，那“哼”字是很有分量的。但我也不是凡人儿，

当时就出语不凡：“怎么没用，起码可以少念几个白字。”——我不在乎这一切，反正要离开这里的。天高任鸟飞嘛！我竭力把眼睛朝上翻，真希望眼睛能够移到额头上。去。

可是，一拿到试卷，才第一次真正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幼稚和肤浅。我明白，即使我知道罗马教皇保罗二世是波兰人；即使我知道……，我胸前也绝对挂不上红白两色、让人羡慕的大学校徽了。唉，还没有飞，先自折断了翅膀。

落第归来，有些人对昔日的秀才进行了无情的讥笑、嘲讽。秀才的称谓突然间升格为“进士”。我没有勇气象以往那样反唇相讥，再次参加高考的梦被彻底击碎了。我不明白，这些人是厌恶高考，还是厌恶有些倨傲的我；抑或是通过这次高考，他们终于发现他们比我这个“秀才”安分得多、也高明得多，决不去做这类蠢事。

做蠢事是要有报应的。一回到车间，白副主任就笑眯眯地告诉我：“因为你参加高考，在此期间你的工作岗位上另外安排了人。你，现在到料坑班报到。”

他的理由是充分的。充分得令人无懈可击。就这么地吧，谁叫咱没飞起来呢！这样，我这个皮带运输机的操作工，带着一颗被汕笑、嘲讽刺激得有些麻木的心，来到了被称之为“劳改队”的料坑班。那些日子里，我真希望我的眼睛能移到脊背上去。就是移到屁股上我也干。

不知你们见过耸入云端巍峨的高炉没有？也不知你

们注意过往高炉里运送矿石、燃料的料车没有？见过高炉的人多，料车往往被人忽略了。那是用两根碗口粗的钢缆牵引着，在卷扬机的带动下，顺着斜桥一上一下，象个硕大无比的甲虫在钢梁铁柱间爬行的玩意儿。

就是它，决定了料坑班的命运。这玩意儿能上天，向上一直到八九十米高的炉顶，也能入地，向下一直到负四十米的地方——这个“地方”就叫料坑。我们就在这个四面不透风、粉尘密得对面两步不见人、料车呼啸着上下的料坑里干活。这个工作除了累和脏，也有一个好处：不需要技术也无须动脑筋。一人一个大防尘口罩，一人一把大铁锹，两人包干一个料坑。每天下去豁着命干上三、四个小时，把装料时抛撒出来的矿石、焦炭甩进料车里去……。

我们从料坑里爬出来时，厚厚的粗帆布工作服没一处是干的，这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水泥地上仰天八叉地躺一会，然后直着脖子一口气灌下两、三瓶汽水。我常说我们这时候是滩烂泥。“巨人”说我们一个个象“蔫鸡巴”。他什么话都能说出口。

有一次，一位作家到钢城来讲课，我也去听了。他给我们开了个长江大桥那么长的书单，《神曲》就是其中的一本。我虽然读不懂《神曲》，第一次下料坑的时候，却记起了地狱入口处的题词：“进入这里一切希望都要放弃”。好在我在此之前已经放弃。

料坑真是有幸，当初它容纳过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尔

后又容纳过“走资派”……。当然，现在容纳的是清一色的工人——所谓表现不太好的工人。它的存在好象就是为了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地位是应该有差别的。没有，那就制造一个。妈的，到底是人摆布料坑，还是料坑摆布人？

这一两年我们班的人员趋于稳定，不知是人们知道了料坑的厉害都表现好了，还是我们六个人一直表现不好，没人进来也没人调出去。当然，这不包括为了加强对我们的领导，曾到我们班呆过几天的诸位班长。

也许因为我们是一群不抱希望的人，所以连如何分辨蚊子的公母、鸭子有没有“雀雀”一类无聊的话题，都会引起津津有味而又无穷无尽的争论。总之，任何有意义、无意义的话题都是抬杠的开始。这种时候，往往是我值得骄傲、虚荣心得到满足的时候——经常是我一句话决定了争论双方的胜负。料坑班仍然承认我是秀才。

凡事都有例外，料坑班只在一个问题上看法最统一、立场最坚定、旗帜最鲜明：反修！我们炼铁厂三座大型高炉，有一座半是苏联专家设计的，有料坑。为了统一，后来我们自己设计的一座半也有了料坑。别的大型钢铁厂没有，就我们有。我们一点也不为此骄傲，我们坚决反修。这是我们班闲聊中难得团结一次的基础。我们比阿Q强一百倍。

前几天，白副主任上了我们班詹宗本的一个大当，吃了一个大亏，气得他骂我们班是车间里的一块“牛皮癣”。我们没还口，还一个劲地笑着劝他：“别生气，白副主

任。千万别发火，别大声叫唤，小心把鼻子震掉了！”他的鼻子格外大，几乎占了脸庞的三分之一。他鼻子的重量也曾在我们班引起过争论，有说半斤的，也有说六两的。这次我的意见没能使任何一方胜利。我知道，准确地说，是我预感到，这件事对我们班将会带来某种影响。什么样的影响呢？这个我预感不出来。

一 雷响之前

中午。干完活，洗完澡，洗完每天必洗一次的工作服，换上干净的工作服，然后鼓起所剩无几的一点点力气，强撑着到食堂去吃饭。吃完饭回到休息室，我们一个个象被抽去了脊梁骨，瘫了。我们各自找个位置东倒西歪地坐下来，象要和谁拼命似的，强睁着双眼。上班时间是不准打瞌睡的，白副主任只要看见谁合上了眼皮，谁的奖金就没了。中午，是他出巡的时刻。

鼓风机“嗡嗡”地响着，一阵阵风在我们的身上、脸上掠过。为了抵御妄图夺走奖金的困乏，为了忘却骨骼肌肉的酸痛，为了消除肉体 and 灵魂的麻木，“嘀嘀嗒”的节目又要开始了。虽然不少人瞧不起我们这些又脏又累、又没技术、属于等外品的料坑工，我们自己却非常看重自己，为了能和旁人区别开来，常喜欢标新立异。把一般人说的吹牛、扯淡称之为“嘀嘀嗒”，就是我们标新立异的成果之一。“嘀嘀嗒”——吹！

饭缸，哦，这是曾大朋的绰号。我取的。刚来这的时候，我听说他一顿能消灭五个二两重的馒头、一斤米饭、外带四份保健菜。我无法相信矮墩墩的他有这么能干。其他人就拿他的饭量和我打赌（我们班的人只要一提打赌，就象公鸡那样把头昂了起来）：如果曾大朋能吃下这么多的食物，就该由我做东。吃不下，他自负盈亏不说，还得请我吃一餐。他吃下去了。虽然吃下去后，他整整一个下午都挺着腰板、眼睛眨也不眨地坐在休息室里。虽然饭和馒头把他撑成了一个木偶，输家却是我。我没敢再听旁人的撺掇，与曾大明赌搬五百斤重的铸铁砧码。此时，曾大明背靠铁衣柜、脚搁在桌子上，闭目养神。他不怕白副主任，他是自愿到料坑班来的，因为料坑工这个工种的粮食定量高。白副主任对他似乎也确实是另眼看待。白副主任喜欢能吃能嚼的嘴，不喜欢爱说爱道的嘴。这一点，我是逐渐明白的。

巨人——这也是绰号，范可明的。但是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七。这个绰号不是我起的，原先就有。巨人最讨厌人们在“嘀嘀咕咕”的时候表现不积极。他蹑手蹑足地走到曾大朋侧面，用劲在铁衣柜上拍了一巴掌。嘭的一声，曾大朋忽地跳了起来，迷瞪瞪的双眼不知所措地望着大家。他能够闭目养神的那一点点优越感不知去向了。“哄”，大家被他木头木脑的模样逗笑了。麻木、酸痛、困乏……今天开始找到了一个排泄孔。

“老饭，你老婆的肚皮挺起来了把？”范可明问曾大

朋。曾大朋是去年结婚的，爱人在枣阳县工作，前几天挺着大肚子探亲来了。范可明年纪与曾大朋相仿，二十九岁。他没结婚，却偏偏喜欢询问人家婚后的事。这可不是求知欲的表现，而是一种渴望、好奇。料坑工找爱人本来就难，对一米五七的巨人来说，就更难了。

“你问这干什么？”饭缸曾大朋很不友好地抢白了范可明一句。因为他经常上这位巨人的当。

“嗨嗨，你这人哪。我问你，当然是有原因罗！”范可明把双手往背后一剪，故弄玄虚地说。

“什么原因？哼！”

“前天我从武昌桥头过，碰见有人卖‘日本科学新成就’，我花五分钱买了一张，回去一看很有点意思。上面说，根据孕妇肚皮鼓起来的形状，可以分辨出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。”——巨人范可明特别喜欢买《日本松山人体研究》、《指纹看相》这类玩意儿。

“真的？”已经坐下去的饭缸曾大朋又站了起来。他常对我们说，现在只让生一个孩子，如果爱人生个男孩，他就等于吃了一颗一斤重的定心丸。我想的不一样，如果生个男孩将来干料坑，我情愿所有的夫妻都生女孩。

“不信拉倒。”巨人范可明双臂移至胸前，昂然地坐了下去。

“我信，我信。你说说，怎样根据肚皮形状分辨？”曾大朋急不可耐地问他。

我想笑，却又极力地忍住了。

巨人范可明缓缓地启动双唇，一本正经地问道：“你老婆鼓起来的肚皮是圆形的，还是尖形的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连这都搞不清楚，还想知道生男生女？”范可明说完还撇了撇嘴。

“尖形的！”饭缸曾大朋红着脸、憋足劲似的，突然大喊了一声。

大家再也忍俊不住，捂着肚子笑了起来，前合后仰，喝醉了酒似的。范可明的笑声格外刺耳，象母鸡下蛋后发出的“格格”声。

曾大朋束了束裤腰带，恼怒地朝范可明走过去。他又要和以往一样，吃亏后给巨人一点体罚——把范可明的头一直按到他自己的裤裆处停留三分钟。

母鸡不下蛋了。范可明边躲闪边向曾大朋喊道：“你老婆怀的是男孩、男孩！真的！明天我把那张纸带来给你看，真的！”

饭缸曾大朋再也不相信巨人范可明了，坚持着要完成对他的惩罚。巨人范可明在饭缸曾大朋的手掌下佝偻着腰，嘴里支支唔唔地发着牢骚：“君子动口，小人动手。松开，松开。”曾大朋没有松手，也没有人上前劝阻。

曾大朋的惩罚还没结束，外号“精怪”的詹宗本非常神秘地闯进了休息室。他也是我们班的一员干将。同时也是自诩的和范可明承认的巨人的保护人。

精怪詹宗本走过去一扒饭缸曾大朋：“老饭，算了，

算了。我向你们透露一个最新消息。”

曾大朋提前一分钟放了范可明。他看了手表后说的。

“车间已经决定给我们派一位党员班长来。”詹宗本一俟曾大朋放开范可明，立即宣布道。

我们班数他消息最灵通，也数他闯的祸、捅的漏子最大、最怪。他头上有五个旋，所以六个人中他也最争强好胜。

我们班有年把时间没配班长了，一直由车间白副主任直接领导。不是我们这个班多么重要，也许是没人愿意往这个火坑里跳。过去，车间也曾给我们派过几任班长，全被我们挤走了。这次车间下狠心给我们派个党员班长来，肯定是因为上个星期的香烟事件。我的预感没有欺骗我。

上个星期三的下午，装了几天病，美美地休息过几天的精怪詹宗本朝我挤挤眼，做着怪相说：“秀才，我今天去找白副主任谈心。”

找白副主任谈心？奇怪。前不久他还跳着脚和白副主任吵了一架。因为他升级被白副主任卡了下来。按说，詹宗本一九七〇年参加工作，已有十年工龄，从二级工调为三级工是完全应该的，但白副主任不同意，说是詹宗本两年前调至料坑班时的处分还没撤销。

两年前的一个早晨，精怪詹宗本去食堂买饭，发现滚烫的稀饭里有个苍蝇，便和炊事员骂了起来。骂到最后，将要败阵的詹宗本把一碗稀饭劈头盖脸泼了过去——炊事

员的脸上燎起了几溜透明的水泡。詹宗本因而受到记过处分，来到了料坑班。

这次升级，班里都同意他升，白副主任不同意。詹宗本说这是报复，因为那个胖胖的炊事员是白副主任的老婆。我看有点象。路不平，有人铲。詹宗本装病不来上班，我们就拼命找白副主任要人。要是以往，少个把人也就算了，这次不。我们知道车间里机动人员有限，最后，终于逼得白副主任亲自下了料坑。干了三天，威严的白副主任也蔫了，成了“蔫……”——只有詹宗本说得出口。

怒气、怨气都未消的精怪詹宗本去找白副主任谈心，能有个好结局吗？果然，他走后不到一个小时，巨人范可明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告诉我们，詹宗本和白副主任谈心前，非常恭敬地递上了一支名牌香烟。白副主任刚刚抽了两口，香烟象一支焰火似的开了花——“哧哧”，白副主任的眉毛被燎得干干净净（多亏他戴着工作帽，额前的头发才幸免于难），手指、嘴唇上烧起了泡……。

詹宗本在这支香烟里灌满了从火柴头上刮下来的火药。其后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。每个党员来“加强管理”，那还不是意料中的事。

“派谁来？嗨，关什么关子嘛，快说。”我和球迷李兵几乎同时催促着詹宗本。

“谁？嘿嘿，电工班的穆秉成。你们说怪不怪？”

穆秉成？怪！刚才詹宗本说车间要给我们派个党员班
长来，我几乎把全车间几十个党员在心里滤了个遍。就是
没往穆秉成身上想。

我和他曾在同一个班同过一年学。一九六五年他爸爸因
病死亡，当时他只有十六岁，就顶职到炼铁厂上班了。等
我从农村抽到炼铁厂，他已经有六年工龄的老工人了。
他爸爸死的时候，老师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去他家慰问过，
后来我又单独去过几次。他有一个瘫痪在床上的奶奶，他
妈妈为了照顾这个老奶奶，一九六二年就退职在家。

他来当我们的班长，我既感到可笑，又替他担忧。我
们班六个人，就是六颗难剃的头、六盏费油的灯。我在前
面说过，车间里曾经给我们派过班长，而且都是经过挑选
的。其中有工作能力强、气魄大的；也有能说会道，工于心
计的，最后也都是灰溜溜地走的。

有次车间给我们派了个劲大如牛（曾大朋跟他扳腕也
只能战个平手）、懂得些管理的班长。他一来，订下了许
许多多的奖惩制度，制度细到上班时互相不准叫绰号。来
之前，他曾在车间立过军令状，不把我们这些榆木疙瘩劈
开，不把我们这些歪料掰直，他情愿受处分。

他的话伤了我们六个人的心。我感到愤慨，如果不是
我没考上……这位班长又何足挂齿。他又懂得多少管理？
他这一套不就是麦克格里戈教授的X理论：人是被动的、
不诚实、懒惰、不负责任的，必须用外界的刺激来提高人
的积极性……。哼，他未必知道这位教授的X理论和Y理